



房龙

手绘图画
珍藏本

电波启示录

Air-Storming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周学政 谢晓雪 王文珺◎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电波启示录

Air-Storming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周学政 谢晓雪 王文珺◎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电波启示录 / (美) 房龙著 ; 周学政, 谢晓雪, 王文珺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1

(房龙手绘图画珍藏本)

ISBN 978-7-5143-3689-4

I. ①电… II. ①房… ②周… ③谢… ④王… III. ①房龙, H.W. (1882 ~ 1944) - 文集 IV. ①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395 号

电波启示录

-
- | | |
|------|-----------------------------------|
| 著 者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 译 者 | 周学政 谢晓雪 王文珺 |
| 责任编辑 | 周显亮 哈曼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祥凯隆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3689-4 |
| 定 价 | 25.8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 | | |
|---------------|---------------|
| 01 开始广播 / 2 | 13 6月27日 / 51 |
| 02 5月19日 / 7 | 14 6月30日 / 55 |
| 03 5月23日 / 11 | 15 7月4日 / 58 |
| 04 5月26日 / 14 | 16 7月7日 / 62 |
| 05 5月30日 / 17 | 17 7月11日 / 66 |
| 06 6月2日 / 21 | 18 7月14日 / 71 |
| 07 6月6日 / 27 | 19 7月18日 / 73 |
| 08 6月9日 / 31 | 20 7月21日 / 77 |
| 09 6月13日 / 35 | 21 7月25日 / 81 |
| 10 6月16日 / 38 | 22 7月28日 / 86 |
| 11 6月20日 / 42 | 23 8月1日 / 89 |
| 12 6月23日 / 45 | 24 8月4日 / 91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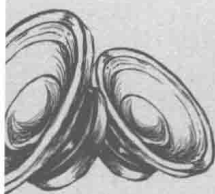


25 8月8日 / 95	35 9月12日 / 132
26 8月11日 / 98	36 9月15日 / 136
27 8月15日 / 102	37 9月19日 / 139
28 8月18日 / 106	38 9月22日 / 141
29 8月22日 / 109	39 9月26日 / 143
30 8月25日 / 113	40 9月26日 / 146
31 8月29日 / 117	41 9月29日 / 149
32 9月1日 / 121	42 10月3日 / 152
33 9月5日 / 125	结束语 / 155
34 9月8日 / 128	

电 波 启 示 录



◀ 电波启示录



01 开始广播

这里是国家广播公司!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给您带来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播音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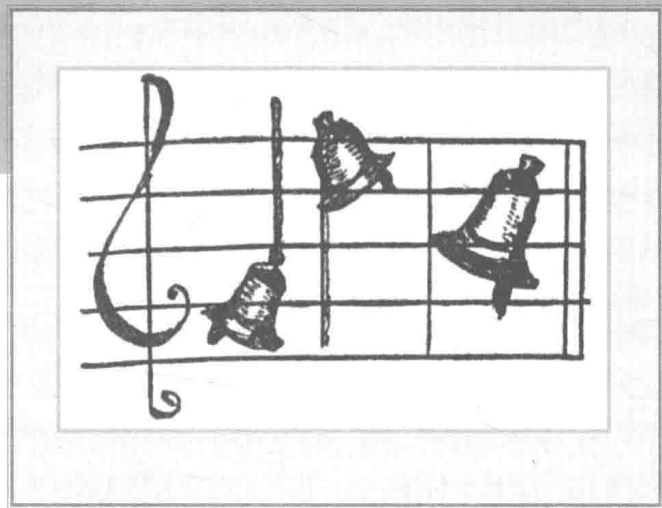
40篇短文、布道会谈……你喜欢哪篇就说哪篇……本书付印有这40次广播，它提供的信息却超过了全国广播公司的网络。这些广播过去你可能接触过，它们中的一些也许你还记得。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和星期四的8时45分，是从1935年5月开始的。现在是1935年10月，他们仍在进行，似乎永无休止。

我原本是想让他们谈谈自己。我从来没有非常青睐艺术演示。有大量解释的图片、交响乐和寓言壁画往往价值很小。据我们所能找出的答案，这是第一次收集从未出版过的真正的广播。因此，这些小活动属于空中的部门，而不是视觉文学。

广播是处女缪斯女神最新收养的儿童，虽然婴儿已经有了惊人的增长，但它仍然真正属于幼儿园。我不会完全称之为问题儿童，（它就像健康和沙哑对于一头年轻的牛！）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儿童。那就是我想说的。问题。

一开始是口语。当时，还没有人发明通过保留口语造福子

孙后代的方法。
诗人念他的短
诗。他引入了韵
律，使其他人在
背诵时可能会遇



到较少的困难。因此，他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对一种呼吁需要的影响，这种呼吁是专门对耳朵而言的。因此，与文学无关的是眼睛。盲人荷马所起到的作用与具有良好的两个眼睛的荷马一样。

接踵而至的是最令人吃惊的发明。腓尼基人制订了一个计划，其中口语可以记录下来并且以具体的形式保留下来，这种形式是对眼睛的专门呼吁。当然，还可能大声地读书给其他人听，但是，对家庭圈或有扬声器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个奢侈的保留。有扬声器的年轻人是火车站的报站员，他用小唱调读出时间表。因此，在过去的4000年，作者们为这些人写书，他们本应通过他们的眼睛获得这些内容。今天的作者开始为那些不得不听取他们的耳朵的人撰写作品。但人类的眼睛和耳朵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你可以用眼睛为公众写一类事情，但当你开始为公众写一些事情时，你必须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接近对象。为了理解你，这将完全取决于耳朵。

我给你举一个有点荒谬的例子。广播中，充斥着这样的“事件”，因为每个播音员和每一个生产经理都会告诉你，这些“事件”似乎都以怪诞或荒谬的方式运行。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在外国人面前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当你在读《在狄更斯和特罗洛普的日子里》的时候，无论如何，你预想不到他的任何内容。安东尼·特罗洛普这个名字在文字上模糊地提到了一位仍然相当有趣的著名多产作家。但是，凭空听到这些名字并让大写字母T从您的视野中消失，然后，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就真的突然访问我们非常奇怪的公司的办公室，这是不可能的！

你会告诉我，我正在利用这个不幸的境况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毕竟仅仅是一个细节。但广播，亲爱的读者，完全是一个细节问题。毕竟广播的成功取决于无线电机。这种机器是以口语和金属性质的音乐占主导地位，除非作者或音乐家接受这一事实，并好好记住，否则，他势必感到悲伤。

此外，广播要服从时间。电台广播是由每秒和微秒都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和各种突发事件组成的，世界上迄今没有人能够绝对保证防止意外和突发事件。当康德开始担心世界上的“自在之物”，他一定想到电台。因为电台是完全的自我实现的东西。它顽固地（相当成功，我伤心地说）拒绝用任何其他艺术认识自己，它不承认法则，但是，它选择最神圣的地方——隔音室的那些规则。在这个最神圣的地方站着一位神灵，支配着天空中看不见的领域。专业的人都知道迈克，相比之下，万能的朱庇特和雷鸣般的耶和华已萎缩到最无害的业余人士。如果历史和传统是可以相信的，那么，这些古代贤人偶尔被捕获，是因为一丝藏在浓密的眉毛后面的怜悯。另外，迈克是完全非个人的，作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本身的事”，不知道怜悯这个词的意思。迈克要重复最崇高的巴赫赋格曲就是要重申伟大美国崛起的所有先知最甜蜜、最不着边际的胡话。如果整个地球的最强大的统治者希望向他的人民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但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仍会受最近的国宴的影响，迈克会很愉快的，即使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主权仅仅是一个官方的小小市场，他也会在空中向市民提供一刻钟一些当地的气氛。

像所有暴君一样，迈克没有年龄、阶级、成就或一个人以前曾服劳役的偏见。因此，我们大家——当我这样说，我的意思是所有——我们发现自己面对迈克时是哑的。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口语名家，刚刚面对上万崇拜者的现场活动，当播音员小声说“还有十秒钟，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时，也会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显得很笨拙。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每一个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人似乎都同意我的看法。自从摩西在西奈平原向民众演说之后，也许这种无奈在我们发现自己突然被剥夺了一切，而公众的发言者一向在他们的指挥之下就会出现。

例如，当我亲自和一组人谈话，他们看着我本人，突然发现我的荷兰口音与我在荷兰的一般外貌是一致的，因此，我可以使用所有的窍门，即使是最笨拙的公众发言人，也会在三十年实践里或多或少学到点什么。此外，我可以加快欢快的剪辑，也可以减缓小跑（视场合和时钟而定），我可以在观众中发挥这一组，或者是那一段……总之，任何时间我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知道我站位的时间和怎么站，也知道我的观众会以何种方式反应……或者是否需要手势或动作。

但是，当我坐在8电台E区那个小麦克前，我的声音就以亿万英里的速度在人类现实世界里穿梭。我手头上除了要克服一些难词的发音外，似乎没有别的，完全没有。这好像变得更加困难，事实是，它们曾被写在冰冷的印刷品上，现在必须升华为温暖的声音。没有任何动作或手势可以帮助我，看不见笑容，但要听出讨好；看不见皱眉头，但要能听出绝望，只有尽我所能。在得到最后评判的前一天我会保持镇定，但微弱的声音掩盖了我过去的一切物质和荣耀，评判之前，我还是会颤抖。

为了能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制造一些缓和的假象，我需要从单纯的书面或印刷页面得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眼睛得到什么样的书面命令，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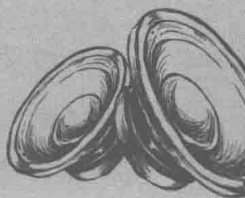
不会完全满足耳朵，除非眼睛同时能通过一些无形建议补充发言者的部分讲话，而这无形的建议，即使我们所有人最勤奋的搜索，也很少有人发现。

因此，我渐渐发现了一种无线电手动短波，这对我来说，要达到我想获得的近似效果更容易些。我告别了旧文学的形式，现在写了很多广播谈话和各种奇怪的象形文字。此外，我每天会在日常用语中重复我的一部分句子……我来来回回地，常常说过的话再从头说……当我们正常交谈时，我会像录广播一样打断自己。

遗憾的是，这样一本书几乎不能读，印有轻松愉悦的或不轻松愉快内容的，都没有利润。因此，我对原稿进行了改动，但非常少。总的来说，我在不改变原文意图的基础上给了一些小嘱托，甚至冒着制造冗长气氛的风险。如果这些作品被口述出来而不是阅读，但愿这么长的节目并不十分明显。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我最理想的节目。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开始！

02 5月19日



今晚，我会和你谈谈一个被遗忘的人。不是惊悚片《被遗忘的人》，不要害怕。随着《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这首歌的快乐基调，在这短短的15分钟过去之前，你不会被娱乐，也不会被谈及你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个，已经在我脑子里被遗忘的人才刚好能够满足他非常低微的需要。只要他能偶尔支付他的面包师傅、屠夫、书商费用，并每隔15年有一个新的晚礼服，他就会满足，他要求的很少。倘若他可以不受阻碍地工作，并且可以依着良心做事就会满足；倘若他的一些智障学生的父母（还记得那些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照顾，只要这些孩子有一点聪明，就会有正常人一半的智力）……倘若这些善良的傻瓜不通过故意歪曲他实际上的教学给他添麻烦，他会满足……他真的没有要求多少，他要求的只是在更幸福的社会成员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无疑已经猜到我心里在想些什么。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打算要说说历史学家。没有给另一个电台拨电话，就说明你们同意了。花几分钟时间在我自己的历史专业，说说历史专家。

现在，专家这个词和现代社会专家的立场都有一些奇怪。字典上说，专家是有经验的人。经验这个词由罗马人传入，意思是“置于考验的东西”。因此，一个造桥专家是建了许多桥梁的人，并且把桥梁、水流和潮汐以及洪水和土壤进行测试，

直到他相当准确地知道在什么场所建立什么类型的桥梁，使之既不会下沉到土壤中的沙子里，也不会被早春的洪水毁坏。古人认识到技能只有从实践中才能得来，而实践是一个关乎耐心和耐力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超人的世界，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平民百姓都能通过锲而不舍的实践做成了了不起的事。因此，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已经认识到专家的信仰和他本身是分不开的，有经验的人和他的信仰也是分不开的。并非因为相信他必然是一个天才，他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是一个能力非常平庸的人，但他的经验积累使他会最适合他的工作上有所作为。我们因此而尊敬他，甚至有些惧怕他，就像波利尼西亚一个岛上的当地人害怕他们的医师一样。每当我们需要专家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咨询他。

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历史学家——我们社会结构中被遗忘的人，这个和蔼可亲、有耐心的学者，就全球来说，可能会为全世界做图片拼图或扑克牌，他能够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我认识到，你们中间肯定有一些人会说：“很好，那又怎样？历史有什么好处给过我们？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些理论研究员，他们知道的都是无用的知识。我们要的是人的实践。”

我也承认，普通的历史学家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如果要求就某一问题与一个立法机关或市议会的著名政治家进行辩论，他会急切地提出观点，并很可能被迫离开全部观众关注的中心舞台。



但是，我感激地说，那些观众不是最终决定我们共和国命运的观众。还有其他的观众说，必须进行重建的实际工作。对于这些观众的观点，我建议起用非常有用的人，就是那些迄今几乎被完全遗忘的历史学家——过去事件的专家。

有些人的话是正确的，那些不熟悉过去的人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一定会重复过去的失误和错误。因为他们就像不会汲取过去经验的医生或工程师，用石刀做手术或用铁锹和镐挖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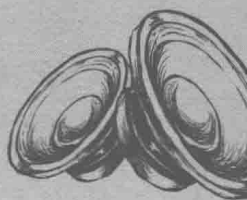
我不要求对历史错误了如指掌的人会自动防止每一个市民在未来犯下这些同样的错误。唉，整个人类永远不会从经验中学习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那些小笑话之一，是通过大自然让后来人的生活更有趣。但也有一些人，会经常把手指放在牙医桌子上的小灯里“看它是否真正燃烧”，直到他们最后的日子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不管他们过去怎样被频繁打扰，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击败驶在平交道的列车，无论在过去有过多么痛苦的经历。我们最好把那些问题丢给警察、法院和承办单位，因为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他们是这样讨厌的人，就像不可救药的酗酒者或不良双关语的制造商。因此，让我们忘记他们，因为世界的实际工作将必须由单调、正常和聪慧的社会公民来做，那些人单纯到仍然认为人类有责任履行自己的负担，而不是为了一辆卡车就闹到政府。谁不想有12个孩子，当他们只能供养3个的时候，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怜悯的神除了辛劳换来的汗水别的什么也没有赐予他们。

当我们这些所谓的人类成员的所说所做是为了划分等级时，我猜想，与我们生活的行星的各个年代相比，我们现在仍然栖息在树上的不怎么优雅的表兄弟那才真的是我们事业的开始。人类出现并不久远。我们中的大多数是穴居人的后代，现在开着抢眼的节能小型车到处跑，发明这种车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发现，人类花了20万年时间学习用后腿走路，并且花了同样

长的时间来摆脱下颌凸出，只有它消失了才可以发展任何类型的讲话，而保留人类语言方式的发明（除了写作，还有什么能成为我们整个文明的基础呢？）距我们大约只有12000年。当你意识到，从我们最早的祖先开始到我们可以模糊意识他们亲戚关系的发展，已经有六万代到七万代的时间，那么，你会一下子明白，相对于其他的发明创造，在历史研究上我们仍然只是孩子，只是初学者，大多数没有外在帮助仅凭自学的业余爱好者每一件事必须从头学起。但无论我们知道什么，不管我们在无数激烈冲突和斗争的岁月里得到过什么，凡此种种都诞生于疑虑，一种智慧的怀疑，一个有目的的怀疑。疑问使人想知道，远处山脉的那边会隐藏着什么；疑问给了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以勇气，去攻陷神山，他们坚持揭露那些使人类最终可以从无知和恐惧的束缚当中自我解放出来的秘密。

因此，我所知道的历史故事教给我一个道理。质疑能发掘你最勤奋的一面，这种怀疑最终将给你幸福。此刻，我说的恐怕有点复杂难懂，并且今天的说教也有点儿晚了。所以，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下周四8:45再见。

03 5月23日



阿拉伯的劳伦斯死了，并且人们对劳伦斯不管是在阿拉伯的住址还是在月球的下落都没有很多的概念，但是，人们都在互相转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消息……真的非常严肃……阿拉伯的劳伦斯死了。”

阿拉伯的劳伦斯死了，此时，那些在战争结束之后坚决反对他的政策的报纸现在都在传播这个消息……他说过、做过的一切，是一个体面男人的政策，他相信国家像一个人一样，应该坚持十诫中的一些戒律……现在，这些报纸都在写着长篇庄严的社论，来歌颂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的一生。

当然，劳伦斯是一位伟大的人，任何有着辉煌成就的人在抛下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都会对他自己的国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的世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是通过某一个人而不是通过大众取得社会的进步。但是，那些民众非常乐意接受个别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创造的充分利益，会对他们特殊的个人产生一种本能的胆怯，并且大多数人会恨他，如果给他们一般的机会，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伤害他。那时，当毁坏的工作完成时，他们将突然对他们勇敢举动的后果产生恐惧。

我们不太乐意承认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迄今为止，那些优秀的人，也是这个世界的恩人，已经毫无疑问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威胁。但



是，多年后，当最后的平衡形成时，这个世界为它的愚蠢感到后悔，并且为后来者和那些因为嫉妒和不信任的受害者树立一些纪念碑和塑像。

同时，英雄已经死了，而且他确实死了。当然，对于那些健在的亲人朋友来说，这些塑像还是比较让人愉快的。但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一些让人鼓舞的认同对他还是非常好的。尽管如此，那些明智的英雄事先知道，这个认同不是在一张卡片中，并且，只要他得到一个机会，就会消失在现实中，安静地退到他的卷心菜地里，将余下的日子集中在郁金香和萝卜上。跟人类比较，这些谦逊的花朵更善良，更懂得感恩。

纵览我们的历史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历史，约翰·菲奇——那个给我们轮船、让我们加速向西方开放并且在争取自由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死于自杀，他对同胞们的嘲笑和不理解感到绝望。富尔顿，那个时代进步的推动者，他那让通用轮船垄断所有河流湖泊的野心，推动了蒸汽航运的发展，赢得了声誉。即使在今天，百岁老人也几乎听不到关于这位老英雄的故事。富尔顿把外国发动机安装在国内的废船上，并且赤裸裸重复约翰·菲奇的成功。很多年以前，约翰·菲奇已经定期使用轮船航线。

相比任何其他外交代表，康涅狄格州的赛勒斯·迪恩为我们做了更多的国外情况的分析（例如，他给我们提供拉法耶特和冯·斯托本服务，他们两个人在道德威信方面的价值比整个团的士兵都要好）。他成为对手嫉妒的牺牲品，一个品质很低劣的人造成贫困的迪恩成为这种怀疑和仇恨情绪的国内民众的反对对象，最后他被迫耻辱地返回美国。与此同时，他资助国外的美国事务，那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口袋，最后，他死于破产。数年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的后代，但迪恩已埋葬在海底某处（他死在了回家的旅程中），这就是他从同时代人的爱心里得到的唯一回报。

但是，为什么要继续呢？这些例子不胜枚举。不要告诉我这是我的偏见，我给你这个我入籍的历史例子，我的祖国蓄意谋杀了它的两个最大的爱国者。一个是通过挤满法庭的不雅来判决一个伟大、高尚的灵魂。另一个是用